

和穆青交往二三事

张持坚

1979年,我从黑龙江农场总局报社调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加入了新华社记者的行列。那时穆青是新华社副社长。隔着遥远的距离,我拜读他的新闻佳作,仰视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

那时新华社每年都要开国内工作会议,总社领导、分社社长和总社各部门负责人一起研究全年新闻报道工作。1982年,会议搞了项改革:请一些分社记者参会。我被通知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到总社,见到了久仰的穆青。

正是改革兴起的时候,“新华社怎样在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了中心话题,各种情况、矛盾、难解的问题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现象等都被摆了出来,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小组讨论我也发了言,讲了在基层跑很充实,深切感受到干部群众对改革充满激情,也感受到他们中蕴藏着推进改革的能力和智慧,觉得有许多新闻可写。没想到我的发言被联络员写成简报报了上去,还发到各个小组。隔天又通知我,准备到大会发言。我急忙推辞:这可不!我是新兵,在这么多大记者、名编辑面前当班门弄斧!联络员说,这事穆青等领导都定了,你不要推。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台。穆青也来听了。后来他多次讲黑龙江分社有几只“小老虎”,希望总社和分社有更多这样的“小老虎”。穆青对年轻记者的热情鼓励令我深受感动,平添了前行的动力。

1986年,黑龙江出版部门要出我的新闻作品集,定书名为《写在黑土地上》。我头脑一热,给穆青写了封信,请他题写书名。信发出后心不安了:一个小记者、一本小册子,怎能冒冒失失地去打扰穆青呢?……可没过几天,接到信封上有总社字样的信,拆开一看,是穆青为我题写的书名,而且横的、竖的各写了3条供选用。我顿时醒悟:请穆青题写书名的信中竟忘了告知书名是横排还是竖排的了!看着穆青清秀又富个性的字迹,心里除了涌动着暖意,还有自责和内疚……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离开黑龙江,调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参与浦东开发报道。穆青已从社长岗位上退了下来。浦东举世瞩目的大动作,吸引着他的目光。1955年到1958年,穆青曾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对黄浦江西面的繁华和东面的寂寞有深刻的印象。这回他特意来到浦东,要看看这片热土的变化。我们安排他住在浦东新建成的“由饭店”,告诉他,“由”是田字出头,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盖这幢大楼的主人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它展示着浦东农民在奔向新的征程。穆青听了连连说:“农民出头好!农民也能盖大楼了!”我们陪他在浦东转了一个星期,他照相机不离手,一边听我们介绍情况,一边边敲着快门,眼光里满是孩童般探寻和求知的渴望。

有一天,穆青说想吃油条,可是饭店早餐没有油条。他说在上海分社工作时,常在马路边的大饼油条摊上买油条吃,感受市民的生活气息。我们便到外面小摊买来油条。因为隔了几条马路,待油条上桌有些凉了,没有刚炸出时香脆可口。可穆青笑眯眯的,吃得津津有味。

今年是穆青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回首往昔,我写下这些文字,表示后辈对这位新闻界大家的缅怀之情。

征文启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七一之际,夜光杯拟推出一组十日谈“我身边的共产党员”。1200字以内,身边不同领域共产党员的真实事迹,注重细节,可读可信,生动感人,具有时代特点。投稿邮箱: hongse@xmw.com.cn。

活泼泼的生命与大象之境

邓匡林

一 活泼泼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是人与自然交融同一的和谐。大慧禅师说:“大底大圆,小底小圆,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泼泼地,常露眼前。”本真的生命即是如此,自然圆活,一派天然。

古人常以静观的思绪,以诗为载体,展示了这种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朱熹)“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括出来。”(杨万里)生命的自然,都在自然的生命中呈现出来,是移我情,亦是移他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成一片,这就是生命与自然的活泼泼观照。

二 人与自然的沟通,有多种方式方法。其中,持桩,是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与天地合一的极其自然。老子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就用大道至简的思维透露了这个方法。《黄帝内经》载:“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如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言明了持桩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如一,把握阴阳的真人状态。这是天人合一,无有终时的道生境界。同时,也提出了持桩的大象之境。王芾斋先生在《拳道体识篇》中说:“桩者,吸采天地之精,其生跃跃有如神。”“桩者其奥,采气附光,吮露感阳,天机天赐,何其妙也,毛发精微,豪感斯应,通体空灵,八面呼应。”“桩,无中生有之根本。”持桩,可以其中有物、有象,是天人合一、通达大道的路径。

三 活泼泼的生命是关联境界的,吟诗与持桩,完美地诠释了个相连的境界。我们来看一首诗《桩

冥:碧绿净水漾开/浸入深蓝/性光/在柔软中/往复/涤荡

金光洒落云层/聚汇百会/气机/在氤氲里/抚摸嫩芽

跌倒蔚蓝秘境/愉悦颤动/罡星/在墨绿中/结缘/顿悟

春雨浇醒群山/熏蒸百里/羽化/在清风中/光影/淋漓

在碧绿浸染深蓝的净水中,性光涤荡;站桩时,金光汇聚百会,气机在氤氲中抚摸嫩芽;秘境中禅悦顿悟;春雨醍醐灌顶,唤醒了群山;持桩入定,羽化在清风里,颤流中光影交错,痛快淋漓。这就是活泼泼的生命见性之旅。

我们再来看另一首诗《偈》:抬手皆是道,抱圆即修真。上接宇宙心,下沉大地春。虚含千秋云,意动万古根。绵密成一片,内外精细研。虚空中切实,八面之互争。圆融中定慧,超然处缤纷。禅悦中清凉,道境中归真。运化有无缝,虚空中红尘。

这首诗偈更明了,直接将持桩与修真打通,身心内外与天地绵密圆融……这是站桩意象诗的圆融,亦是活脱脱的明心归处。

四 在最美人间四月天,来读一词一诗。一词《忆秦娥·春深浅》:春深浅,波光卷;斜风牵过,思念悠远。白云缱绻笛声缓,碧空留影双飞燕。双飞燕,剑江十里,春光无限。春深浅,波光卷;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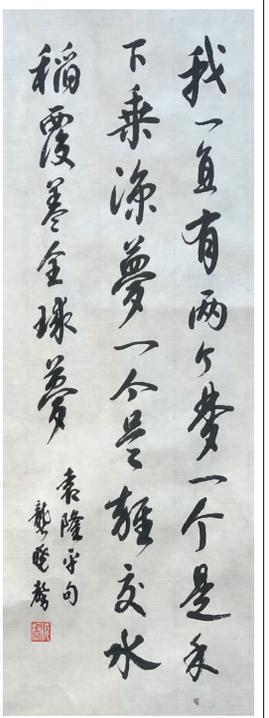
风牵过,思念与春光,缱绻悠远……同样是无限的活泼泼境界。

另一首诗《春深》:春树绿波浪,白云蓝玉漾。红枫闪艳阳,青草托风唱。

池畔生清音,小河淌祥瑞。千株吐气机,身暖氤氲肠。

春深,青草托风,池畔清音;千株吞吐气机,物我交互,身随春意暖,氤氲气流畅。呈现的仍然是活泼泼的自然与生命的律动。

一个小孩,悠然徜徉在碧溪净水中;青山和阳光,都充盈了敞亮的喜乐。活泼泼的生命,永恒在流动的自然之中,无须取舍,无须去留,无须成就。呈现的,是本真的大象之境。



书法

袁隆平 句 龚晓馨 书

前几天,我陪工会负责人去看望一位患重病的女同事。刚进门,就闻到一股花香。简陋屋子中央的方桌上,硕大的花瓶里插着一束鲜花,花瓣上还有露珠,好不赏心悦目。这束花由十来枝玫瑰和几枝百合、剑兰、康乃馨及满天星等组合而成,很有艺术味。想到她家现在的经济状况,我不禁问:“这束花很漂亮,要一百多元吧?”

玄奘取经,万里千里,长途跋涉向西去,他身上背的那东西,究竟应该称什么?如今似乎有了“行囊”的说法。行囊里有食物跟盘缠,衣物鞋袜,贴身小物。那朝前探出的部分,用来挡风遮雨,还防晒。夜幕降临,居然还可以垂下一盏小灯,灯火如豆,照亮脚下的路,跟着那束光,即使是赶夜路也完全不成问题。忽然觉得这物件十分的诗意,带了一丝浪漫,使得久居大都市的现代人,恨不得即刻启程,不必制定旅游计划,就沿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徒步而去。岂不妙哉!

而更妙的是,脚步不息的图像上,手里时常拿着一把拂尘。四季轮回,脚步不息,扬起拂尘且行且驱赶蚊蝇,觉得古人真是大智若愚。

当然如果换作一卷经书,也未尝不可。彼时的路上不必担心飞车族,纵然是到了火焰山,人烟荒芜,不如干脆就坐在那沙漠中短暂歇息,从行囊里拿出一本经书,心静自然凉。我在想,大师背上的这物件,既然可以在博物馆里展示给后人,应该去上这。

国人送礼讲究,决不送伞。我一直不敢苟同。《白蛇传》无论在大屏幕还是舞台之上,唯一缺不得的便是那一把油纸伞。绮丽好看的折子戏《借伞》。那许仙许公子一经出现,一定会撑起手中的伞。鲜艳的红色或者黄色,油纸伞十分有韧性,且硬,打开时定然会“刺啦”一响。雷声滚过,雨来了。

已经有千年历史的油纸伞,涂刷天然防水桐油的皮棉纸做伞面,雨滴落在伞面上格外地响,砰然有声,真好听。但这种伞用久了会粘,摸上去黏糊得很,长久不用,那伞打开时“刺啦”一声,已经粘住了。再一看,颜色斑驳,于是再去找人重新给它刷一层新桐油,放在阴凉背光处,慢慢使其阴干。

我小时特别喜欢闻桐油伞的味道,这味道会让我想念扬州的外婆,想到瘦西湖的雨。杭州盛产遮阳伞,大多丝绸质地,色泽缤纷,花红柳绿,一年四季给怕晒的女子随身携带,这种场景可以十分轻松地穿越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使明知道镜头里那道具产自现代,却并不会会有太多的距离与疏离感。

在我的家乡太原,你如果在冬天里打着一把油纸伞在街上走,必定遭人跟随后围绕指点一番,矫情且怪异。即使是下大雪,满天鹅毛飞,太原人顶多戴帽子戴围巾,而不打伞。

我在想,一个长发男子,高高瘦瘦,打一把黑布伞在我前头走,朔风中漫天大雪飞扬,我说不定会尾随而去。这镜头实在太富有诗意,仿佛是在拍黑泽明的电影。白雪、黑伞、武士刀,那男子只是埋头疾走,伞下的脸忽隐忽现,腾腾的杀气弥漫在空气里。

我下雪时喜欢打把伞,在路上悠悠地走,但这雪不能下太大。风大雪急,手中的伞会失去平衡,简直把人也要带倒在地。微雨,小清雪,打把伞出去,途中偶遇一位摄影师,那散步便已经不仅仅是诗意的了。这么一想就叫人觉着惬意。

此时此刻,魔都正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忽然想到一位女作家曾说:“没伞的挨着有伞的人走,靠得再近也躲不过雨,反淋得更湿……”太原坊间有个说法,说谈恋爱时,下雨天一定要约会,男的当然要带把伞,看那女孩是否愿意与你合打一把伞。能,就说明有戏。然而那位女作家还说:“没伞的倒不如躲得远远的,就是无伞也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即使不靠近,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阳光天地。”

幸福像花儿一样 杨建明

女同事马上说:“只花了三十多元。”接着又莞尔,说道:“自从我患病,每天下午就喜欢逛花市,看看花,解解愁,渐渐喜欢上花。后来发现花市打烊时尾花便宜一大半,于是就买尾花。尾花买蔫蔫的,我把它们放在装满清水的大盆里浸泡,半小时后花朵就舒展开,一开就是一个星期。”她还说:“黄玫瑰最好,听花卉专家说黄玫瑰令人心情愉快,我希望每天看到这一束花可以让自己在不富裕的日子里也拥有一份好心情。”

太美妙了,我情不自禁赞赏着,不仅赞花的美丽,更赞她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乐观。这样的女性,何愁没有像花儿一样的明天!



银行“白领”迎解放

黄沂海

很多银行、钱庄职员虽然没有机会加入人民保安队,但也配合上街张贴宣传标语,向客户及过往路人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约法八章》。当时部分市区已获解放,苏州河北岸仍有国民党军队负隅抵抗,和浙江路桥射击,企图垂死一搏。5月26日,人民保安队队部打电话找到浙兴银行仓库副经理姚孝曾,让他通过适当方式向国民党部队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投降。人民解放军的意见传达以后,除连长一人在屋顶顽抗被击毙外,所有官兵均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向解放军投诚。天亮前后,局势纷乱,鱼龙混杂,一些金融机构陆续碰到来历不明的组织前往“接管”的状况。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处遇有冒称“上海市人民自卫军中共上海市政工作队”“登门,经人民保安队及时纠偏,相关部门方明白“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才是唯一的正式接管机构,阻止了数起非法“接管”事件的发生。

申城拂晓在即,分布在金融业3个组织系统的地下党员共有163人,他们“依靠下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全面开展护行、护产、反迁移、反逃跑的斗争,短时间内筹组人民保安队银钱业中队,宣传党的解放城市政策精神,鼓舞斗志,稳定民心。

由于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国民党抛出所谓“反共应变计划”,打算在上海作最后的挣扎。上级党组织顺势而为,发动群众,守护“家当”。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部分市区,当晚,不少银行、钱庄的党员和群众纷纷赶到各自单位通宵值班,确保网点建筑、仓储物资、账册档案等免遭破坏。浙江兴业银行的叶德煌利用在统计股工作的有利条件,负责收集若干行庄的情况,将资产、经营范围及管理人员姓名等写成书面材料,交给党组织。上海票据交换所因其职能特点,人来人往,信息如潮,可谓绝佳的宣传阵地。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发行了《上海人民》秘密刊物,登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报道,发行地点设在浙江路孟渊旅馆门口的报摊上。金城银行交换员陆志藩、郑鸿琪承担起这份刊物在金融业的发行任务。当时金城银行在永安公司内设有收款点,他俩每天去收取票据时便至报摊领取100份《上海人民》,放在大皮包底层,上面覆盖银行交换员陆志藩、郑鸿琪承担起这份刊物在金融业的发行任务。当时金城银行在永安公司内设有收款点,他俩每天去收取票据时便至报摊领取100份《上海人民》,放在大皮包底层,上面覆盖银行交换员陆志藩、郑鸿琪承担起这份刊物在金融业的发行任务。